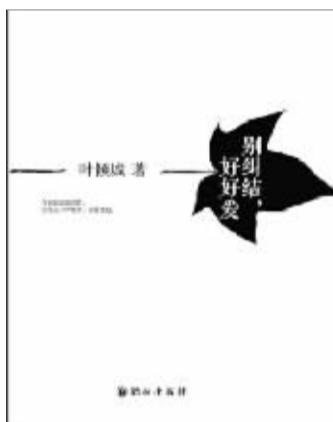


更新书架
《及格主义》方柏林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6

教育完美主义让很多中国孩子不敢倾听内心的声音。孩子赢在了起点，却输掉了终点。倘若孩子能够心态轻松地去做各种有益的尝试，拥有对生活全方位的欣赏，他的人生会快乐很多。如何调整心态？“南桥谈教育”第二本《及格主义》，继续从中美教育比较入手，用一种开阔的教育眼光去看待长大成人这件事。

《别纠结，好好爱》

叶倾城著
译林出版社 2013·6

本书是备受国内读者喜爱的新锐女作家叶倾城答一帮陌生男女的来信的结集。多元、通透的视角，麻辣、犀利的语言，情真意切，直面真实，刺破情感中虚幻的泡沫，篇篇点醒梦中人。

《草莽艺人》

田川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3·3

本书以平实的态度讲述了中国北部数省艺人们的生活，如二人转、丝弦、瞽书、皮影、河北梆子等等，给我们提供了一部复调式的中国生活图景。作者不是单纯意义上地记录艺人，“镜头不会撒谎”，他以照相机般的质地记录了每一有意义的瞬间。

好书推介

褴褛的记忆

我家五斗橱的抽屉，底层垫着旧报纸，轻轻掀开，手指探向深处，就能移出我祖父的照片，如证件照片那般大。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张照片摄于淮海战役时期，之后，祖父逃往广东，再从海南岛逃去台湾了。

家里另有两三册影集，不必隐藏。上世纪50年代的老式影集，内页是黑色纸版，每页贴满大小不一的家庭照，每一照片的四角，嵌入薄如蝉翼的小贴片（我至今不知这贴片叫什么，文具店照相馆都有卖，密匝匝装在小盒子里）。父亲母亲童年成年的照片，各房亲戚和同事朋友的照片，还有我与弟弟自小成长的照片：全是黑白的，凡照相店拍摄的照片，四周必有齿形花边，通常，右下端落着照相店名的浅浅的钢印。

1966年抄家，书和影集抄走了（隔年，影集还回来），记得抄家那夜，其实是翌日凌晨，满室狼藉，母亲开开五斗橱：他们当然搜查了每个抽屉，却忘了掀起那层纸：祖父的照片还在。

为什么动人的照片大抵是老照片，而且黑白？为什么黑白影像这才勾起记忆、如同历史？凡过去久远的人与图景，便是历史么？为什么科技偏偏等到黑白照片摄取的人事成为历史，于是发明了彩色照片（当然，这是毫不讲理的设问，科技变化本身就是历史）。为什么在看了无数照片后，我仍怀想早先对黑白照片的凝视？

也是很久前的记忆了，现在才想起、才明白：三十年前，当我在纽约偶然看到大量经典黑白照片：战争、都市、灾祸、色情、罪案、监狱、家庭、罗马巴黎旧城区，尤其是各国人物的照片。我立即像儿时记忆中那般，专注凝视我端正详的那张脸，忘了那是照片。当我渐渐有了摄影意识（有时，意识妨碍观看）。如本雅明、巴特、桑塔格所灌输的摄影意识，那种相信，因相信而默然凝视的经验，仍然在，并在凝视的一刻，浑然不知其在。

但这经验的前提，须得是别人的照片，还有——消失的景观。

两三年前，我买到十余册中国风景影集的欧洲古董原版，家庭影集尺寸，衬着灰色的上好的厚纸，摄影者都是热爱中国的欧洲人。核查拍摄年份，时当二三十年代，北方割据，军阀混战，或者，井冈山与瑞金布满红色武装，而我的父母，已经降生。可是在这些照片里，千年神州，亘古如斯，美丽而宁静：田舍，渔船，油菜花，江南古桥，临水人家，午后的街巷，运河对岸的塔群，天际白云，水光潋滟……这是我的祖国吗？我从未有过这般伤心地观看，恨不得把脑袋钻进图片。

上世纪90年代，我每年回大

陆走动，在书店发现了山东画报出版社的《老照片》。此后，我收集了《老照片》单行本与厚厚的合集。如今他们每期给我寄来，再忙，也必逐页细看，阅读文章，读着，向回配图，再三端详。如今很难有哪篇文章打动我，可我常被《老照片》里不少书写所触动，读过后，惟呆呆复看照片，说不出话。

《老照片》的涵容，远远超过一本影集，或图书（所有杂志充斥图文）。相比欧美日本无数精装摄影专集，廉价的《老照片》既不是影集，也不像摄影杂志，更非文字书。我曾对主编冯克力先生说，可惜了，这般珍贵的影像，如在国外，是要认真分类而排版，做成一流影集。这些年，相对讲究的国内摄影集，越来越多，民国史照片有台湾的秦风系列、辛亥百年，刘香成推出的《壹玖壹壹》和《上海》，无疑是国际水准了。冷战后，欧美曾出版苏俄与中国的大型历史摄影集，但休想进入内地。如今能在北京觉得刘香成中英文版本的大影集，多少使我发生一种错觉——中国勉强是个世界性国家了。虽然，这类高档影集在京沪书店并不上架，百姓便是见了，买不起，也并不在意的。

老百姓爱看什么照片？在乡下，家家户户至少有一枚镜框挤满数十张照片，上及祖宗，下有儿孙；城镇的市民，则哪家没有几本塞满亲友照片的影集？如今，单是女孩一次性的装扮照，“影楼”就给做成花枝招展的集册。除了自己、自家和亲友的照片，老百姓未必爱看他人的照片，更别说历史影像：其实，在我们叫做严肃摄影的那类照片里，都是你不认识的人。

摄影家、当代艺术家及评家，或许包括部分高级白领，另当别论。而院墙内的知识分子，以我的印象，保守地说，十之六七并不敏感于摄影。要知道，在中国，影像的文化尚未养成普遍的知识立场，稳定的政治态度，并借以维系一种不假借文字的历史眼光、历史感——虽然今日中国到处充斥影像与照片。

事情是这样吗？但愿我是错的。通常，我也不爱看别人的照片（照片，摄影，是两件事）。可是，奇异地，《老照片》一举勾销了摄影与照片的异同，同时，公众与私人、历史与家庭、阅读与观看的关系，均告合一。《老照片》的来源，大部分是家家户户私人照相簿，是数以万计没有理由进入“摄影”集册的寻常“照片”。虽然，后现代若干摄影风格仿效“家庭影集”的私人感，但《老照片》的缘起和意图，再朴素不过，即如中央台上世纪90年代一档专题节目：“讲述



当历史可以观看

这里，是一些“牛仔裤装”、“摩登舞鞋”、“让历史成为尴尬”的照片。在“极为大美的家国影像”之外，凝视“牛体生命与时代记忆”……

冯克力著

《当历史可以观看》，冯克力/著，广西师大出版社 2013年版

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它从一开始就变成百姓私人照片的集散地，街坊邻居、不同代际，得以彼此传看。每次翻开《老照片》，那陌生的，同时，又熟悉又亲切的感觉，像是捡来一册无主的照相簿，倘若愿意阅读文字，我们便走进一户户家庭，在至少三代成员中，认出我们自己及父祖的生涯。上百年来，中国的哪个家族和家庭能逃过革命与巨变？在《老照片》的黑白谱系中，多是已逝的人，还有，一去不返的景观。

总之，《老照片》从不标榜摄影刊物，它与我们称为“摄影”的那么一种文化，毫无关涉，它甚至未曾意识到它做了精英摄影无法做到的事，因为它来自、并回到寻常的家庭，寻常的人。

现在我愿收回对冯先生说过的话，很简单：请《老照片》一如其旧。二十年来，它已成为全体国民的私人照相簿，人会在其中找到既属于亲属、又属于国家的记忆。这是一份持续遗失而遭贬值的记忆，《老照片》使之不断扩展、传递，默默增值，犹如人找回了家族的遗物。它因此超越了摄影，如它征集的文字，超越文章，是人在目睹照片之际的喃喃自语，是当一切皆尽销殒，濒于失忆，于是有迟到的告白。但《老照片》的基调很少流于伤感，甚而是温馨的，没有一位叙述者自觉是在谈论摄

影，而是与读者相对，说起往事和故人。有谁在讲述家人家事时，还须刻意伪饰么？所以《老照片》罕见伪饰的文字，在我看来，它可能是眼下无数文字读物中，格外诚实而可读的一份，虽然它题名为《老照片》。

我也愈发肯定《老照片》的廉价感（当我说“廉价”，绝意指《老照片》粗陋，它如贫家的摆设，显得洁净而有自尊）。因这廉价感与中国近代史，何其对应：记忆的贬值，一定对应被贬值的历史，争战、革命、转型、喧嚣，以其斑驳的影像，汇入这本薄薄的册子，影影绰绰，算是历史的草草交代。瞧着一辑《老照片》，我不免有幸存之感，它提醒我，尚有更多更多的照片，湮灭了。如从历史灰烬中捡剩的残余，追念洗劫，《老照片》不可能像欧美的影集那样，堂皇齐整：它应该是这样的。

我无能，也不必评说《老照片》里的影像。影像就是叙述，何况伴有家属的旁白。眼下，冯克力先生出面叙述《老照片》自己的故事，我读了，篇篇都好。原来，为获得并获准刊印这些照片，照片中的故事背后，还有故事。据说，持续多年，《老照片》的销售排名领先各种书刊，是名副其实的畅销书。是的，我们褴褛的记忆，延绵牵连，不肯中辍，它就是这样的。

（陈丹青）

《转型中国的社会正义问题》



著名法学家、政治学家邓正来、郝雨凡两位先生检视既有的相关研究，精心汇集了最具代表性的相关论文，更重要的是，结合当下转型中国的社会现实，探究在中国语境下实现社会正义的思想资源及其可行性，这是一部最权威的、最前沿的社会正义研究文集。

邓正来 郝雨凡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6

《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



《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为柴春芽的“故乡三部曲”之第一部，本书包含了电影小说和电影剧本两个部分，在电影故事发展的线条中也融入了作者坎坷的拍摄经历，文字上充满了诗意，哲学和宗教气息，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诗意图而荒凉的世界。

柴春芽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6